新世纪第二届《北京文学》奖获奖作品

玻璃时代

方　方　迟子建　叶广芩　等著

华文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时代/方方等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新世纪第二届北京文学奖获奖作品）

ISBN 7-5075-1954-6

Ⅰ. 玻… Ⅱ. 毕… Ⅲ.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908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s@263. net

电话：010-63370164 63370169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兴华印刷厂印刷

640 ×960 1/16 开本 21.125 印张 27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8000 册

定价：26.00 元

新世纪第二届《北京文学》奖
获奖作品名单

中篇小说

《零作坊》　　作者：迟子建　　责任编辑：章德宁
王　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7 期

《猴子村长》　　作者：叶广芩　　责任编辑：张颐雯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5 期

《树树皆秋色》　　作者：方　方　　责任编辑：杨晓升
王　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11 期

短篇小说

《逃跑》　　作者：铁　凝　　责任编辑：王　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3 期

《临渊阁》　　作者：潘　军　责任编辑：王　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 年第 5 期

《王蒙玄思小说》　作者：王　蒙　责任编辑：王　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 年第9 期

报 告 文 学

《老年悲歌》　作者：曲　兰

责任编辑：杨晓升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6 期

《4 万:400 万的牵挂》作者：张雅文

责任编辑：杨晓升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 年第 9 期

《遭遇美国教育》　作者：高　钢

责任编辑：杨晓升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10 期

新 人 新 作

《大荷嫁人》　作者：周美兰　　责任编辑：白连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3 期

《玻璃时代》　作者：王秀云　　责任编辑：白连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 年第 11 期

《满罐》　作者：施友松　　责任编辑：孟亚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2 期

读者最喜欢的一篇小说

《女工》　作者：毕淑敏　责任编辑：杨晓升　王　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 年第 8 期

读者最喜欢的一篇报告文学

《血泪打工妹》　作者：胡传永　　责任编辑：杨晓升

王　童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 年第 4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世纪第二届《北京文学》奖
评 委 会 名 单

主　任：吕浩才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副主任：黎　晶　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刘　恒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秘书长：黎　晶（兼）

副秘书长：章德宁　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

杨晓升　北京文学月刊社执行主编

孟亚辉　北京文学月刊副主编

吴双明　北京文学月刊社副社长

中篇小说评委：雷　达　秦万里　崔道怡　牛玉秋

谢　冕　章德宁　张国友（读者代表）

短篇小说评委：吴秉杰　胡　平　杨志广　贺绍俊

肖复兴　孟亚辉　于　军（读者代表）

新人新作奖评委：陈俊涛　张　陵　赵金九　曹文轩

李洁非　马相武　卢民锋（读者代表）

报告文学评委：张胜友　李炳银　田珍颖　王必胜

刘　茵　杨晓升　李绍福（读者代表）

目　录

CONTENT

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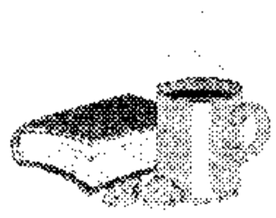
零作坊（3）　迟子建
猴子村长（69）　叶广芩
树树皆秋色（106）　方　方

新人新作

大荷嫁人（163）　周美兰
玻璃时代（199）　王秀云
满　　罐（253）　施友松

读者最喜欢的一篇报告文学

血泪打工妹（281）　胡传永



新世纪第二届《北京文学》奖
获奖作品

中篇小说





零作坊

迟子建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1964 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 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 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1983 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 400 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文等出版。

翁史美是一位出身于农村，然而却充满浪漫情怀的姑娘。她的手下是几个或野性或浪漫的男人，她每天生活在这些男人之中，周围充斥着猪的惨叫猪的血腥味儿，然而这样的一个女老板却时常望着脚下破碎的陶片想入非非，还时不时给这些陶片的主人——一个搞工艺美术的男人打电话，那个并未见过面的男人牵引着她情感的翅膀，寄托着她的无限憧憬与遐想。与此同时，她手下的一位屠夫也暗恋着她，三天两头地给她写诗。有过婚史的翁史美的情感于是遭受着折磨，又一次面临着抉择。翁史美何去何从？她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吗？

第一章：屠宰

翁史美往廊柱上挂第二盏马灯的时候，鲁大鹏和杨生情抬着一头嚎叫的猪进来了。翁史美一见两个人趔趔趄趄的样子，就抢白他们："你们一从城里回来，腿就比豆腐都软了！"

他们把猪甩在屠宰台上，不约而同地冲那头毛色肮脏的猪吐了口唾沫。

鲁大鹏说："这猪死沉，没准吞了主人家的金子！"

"你还有宰金猪的命？"翁史美笑着"呸"了他一口说，"你这个攒了五分钱手就发痒的人，不过是个穷命鬼！"

鲁大鹏讪笑着，说："马粪还有发烧的时候呢，没准哪一天我在河边走，河里的鱼都主动往我怀里跳，我就不用在这里宰猪混日子了！"

翁史美撇了一下嘴，翘起脚往廊柱上挂马灯。这时杨生情说："哎，先别挂，让我再看看。"

翁史美扭过头看着面色苍白的杨生情说："你要看什么呀？"

"你举着马灯真好看。我觉得你比廊柱美，你挂着马灯才对！"杨生情结结巴巴地说。

“呸！我一个大活人，你却让我当廊柱使！”翁史美笑骂着，将马灯挂在了廊柱上。由于挂得急，马灯稳不下来，摇来晃去的，那昏黄的光就给人一种跛脚的感觉，一歪一斜地跳跃。

翁史美走出屠宰间的时候，王军和刘铁飞抬着第二头被捆住四蹄的猪进来了。这猪比前一头嚎叫得还凶，翁史美学着鲁大鹏和杨生情的样子，往它身上吐了口痰，骂它：“你就是个让人吃的贱命鬼，嚎什么嚎？”

零作坊是一座长方形的木房子。最早它是一家农户的马房，后来被一个制陶艺人看上了，就把它命名为零作坊。据说出自零作坊的陶器形态别致，花纹奇幻，售价不菲。这个艺人把他的陶器作了一个展览，轰动了美术界。后来他迁居到深圳去了。

翁史美是从加油站的吴方手里买下零作坊的。加油站离零作坊大约有两公里，制陶艺人常驾车进城，认识了吴方。吴方与他处熟了，就免费给他的车加油，艺人临走前就把零作坊送给了吴方。吴方早就想把空房卖掉，只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买主。来谈房价的多数是农户，他们最多出个三五千，而翁史美则大大方方地给了吴方1.5万。吴方当时就明白这女人肯定用它做不正当的事情，他想零作坊可能会被改造成一个乡村小旅馆，暗中做人肉生意。他没料到这女人用它做了一个屠宰场，做的也是有关肉的生意，不过是猪的。

零作坊被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屠宰间、住宿处和厨房。住宿处共三间，几名屠夫一间，看门人和司机一间，翁史美独占一间。厨房不大，最显眼的是一张圆形饭桌和一口硕大的铁锅。白天这锅用来做饭，夜晚屠宰时，则用它来烧水煺猪毛。

零作坊不通电，更没有自来水，制陶艺人打了一口井，水源问题就解决了。冬季他们用煤来取暖，平素做饭用的是煤气灶。翁史美在零作坊拥有一辆卡车，卡车在拉收购来的生猪的同时，也随时换来煤气钢瓶，补充进他们需要的给养。屠宰的时候，翁史美是

不在现场的。 她只需提前把两盏马灯挂上就是。 两个用木杆搭成的屠宰台的旁边，各伫立着一根雕花廊柱，翁史美把灯分别挂在廊柱上，它们的光焰刚好可以笼罩屠宰台。 屠宰通常是俩人一组，每组大概要宰二三十头猪。 他们晚上六七点钟开始工作，到凌晨才能把活干完。 这段时间，翁史美在休息，她听着猪的嚎叫声，闻着弥漫着的血腥气入睡。 等她醒来，一头头猪已被对称卸开，一摞摞地摆在屠宰间的矮窗前。 猪的头蹄下水被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个大塑料袋里，这里是心，那里是肝和肺，另外一处又放着腰子和猪蹄。 翁史美所做的，是往肉皮上印一条条的紫色检疫章。 她握着一个可以滚动的锤子形状的印章，往紫色印泥上一蘸，印章像磨盘一样在肉皮上一道道碾过，显赫的合格检疫章就堂而皇之地闪现在生肉上了。 当然，这印章是她找人私刻的。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她用坏了十几个印章。 翁史美常说这些猪肉本来是乡下的野丫头，一旦有紫签加身，就变成了正宫娘娘，可以大模大样地出入市井之间了。 把这些未经检疫的猪肉印好签后，屠夫们就会把生肉和头蹄下水抬到卡车上，然后每人吃碗看门人煮的馄饨或者稀粥后，倒头便睡。 而翁史美和卡车司机则驾车进城去固定的生肉批发市场把它们交易掉，之后他们在城里采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在正午前赶回零作坊，翁史美亲自下厨，做一顿可口的午餐，等待醒来的屠夫享用。 而卡车司机李公言，他则去乡下收购当晚又要屠宰的一批生猪。 零作坊的工作虽然简单，但井然有序，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屠夫都是翁史美亲自选定的。 由于零作坊是个私屠滥宰的场所，为避免工商管理部门的发现，翁史美除了把自己的作坊伪装成农户，在其前后左右广种粮食和菜蔬外，她在用人上也颇费心机。 作坊的人都是由她亲自选定的。 四名屠夫中，鲁大鹏年龄最大，50 多岁，是个鳏夫，翁史美是在城里的一条繁华巷子的垃圾箱旁选中他的。 鲁大鹏穿着破旧，但他面目沉静，推着一辆小车，在寻找垃圾箱中可当废品卖掉的东西，譬如纸盒、易拉罐、啤酒瓶等。 翁史美一眼就看出

了他的贫穷和忠诚，这两点都是她所需要的。 鲁大鹏在城南有一间低矮的屋子，是他亡母留给他的，除了一套行李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可说是家徒四壁。 他卷起行李，把房子借给一个同他一样捡垃圾的人，轻手利脚就到零作坊去了。 杨生情呢，他在屠夫中是文化最高的，高中毕业，很年轻，只有22岁，长得格外单细，像棵豆芽菜。 他连续三年高考不中，神经有些不正常。 他喜欢文学、音乐和摄影，常在街上抓拍一些他认为有艺术价值的场景。 那天，两个中年男人因为在拥挤的人群中互相踩了对方的脚而大打出手，一个人打掉了另一人的门牙，而另一个人则揪住对方的耳朵不放，一副你死我活的架势。 翁史美看见有个男孩举着相机在抓拍打斗的场面，她敏锐地看出了这个男孩有欣赏暴力的倾向，而且也悟出了他没有正当职业。 她就上前与其搭讪，就近在一家面馆请他吃了一碗鳝丝面，把生意谈妥了。 杨生情来到零作坊时，比其他屠夫们所带的东西奢侈多了，几本小说，一架照相机，一个小巧的随身听。 他拍了无数幅屠宰场面的照片，每隔半个月就要进城去冲洗胶卷。 透过照片，你能看见屠刀上的血和屠宰台上被苍蝇围绕着的已被肢解的猪，能看到廊柱上温柔的马灯，能看到屠夫叼着烟卷给猪煺毛的情景。 屠杀使他兴奋和陶醉，他在零作坊渐渐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个子长高了，留起了胡子，眼神不再是飘移不定的，而且敢和其他人一样无所顾忌地谈论女人了。 而他刚来时，别人议论女人时，他都默不作声，眼睛里流露出轻蔑的神色。 圆脸而光头的王军，他曾是个抢劫犯，刑满释放归来后，因找不到工作而故态复萌。 翁史美是在一家储蓄所里注意到他的。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填一张单据，但他的眼睛却盯着取款的那些人。 有个中年妇女取了两千元钱出了储蓄所后，他就跟了出去，翁史美也跟了出去。 他们相跟着走进一家小巷子，在一座灰楼前，中年妇女走进门洞，王军跟了进去，翁史美也跟了进去。 当中年妇女掏出门钥匙，王军欲对她实施抢劫时，翁史美呵斥住了他。 翁史美说：“你跟我干，没有这么大

的危险，保证让你月月有钱可赚。”王军便含着感激之情来到了零作坊。至于另一个屠夫刘铁飞，他是拖拉机厂的下岗工人，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常年有病，生活拮据。翁史美是在市里蒙顺桥头那些出劳务的人中选中他的。蒙顺桥每天都站着许多等候雇主挑选的民工，他们黑压压地站成一排，脖颈下吊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油漆、刮大白、装修、搬家具”等字样，看上去像是即将被押赴刑场的犯人。有的时候雇主来挑选民工，他们为了争活干，有的还大打出手。翁史美见刘铁飞抢活抢得最凶，知道他是最缺钱用的人；又见他抢到活后会跟其他没有揽到活儿的兄弟拱手作揖，说“谢谢你们可怜我”，知道他又是仁义之人，于是就把他招到了零作坊。在零作坊工作的人，必须听翁史美的指挥。他们纪律严明，不许私自外出，更不许外出时带任何人回来。对他们的家人，他们也得守口如瓶。只是说在郊区的一家小工厂工作，不能常回去。几年下来，他们习惯了零作坊的生活，喜欢上了这血腥、隐秘却又自由的屠宰生活。他们晚上屠宰，上午睡觉，下晌时偶尔到田间帮助看门的王爷干点农活。王爷是翁史美从敬老院领来的。她看上了这老人的勤快。他姓王，叫王德顺，但因为他是零作坊里最年长的人，67 了，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王爷”。王爷干瘦干瘦的，但他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他睡眠好，倒下就睡，每次只需四五个小时。他醒着的时候，总要不停地干活才觉心安。虽然他不是屠夫，但他喜欢在屠宰的时候给人打个下手，喜欢烧水，喜欢打扫凌晨时一片狼藉的作坊。此外，他还爱帮屠夫洗衣裳，晚饭也通常是由他做。他也不进城，每个月领到工钱后，他就把它塞到枕头里。他不信任银行，觉得把钱存到那里，只换回一个折子，是受骗的表现。王爷喜欢侍弄庄稼，冬天的时候，大地一片苍茫，他就常常站在寒风里发呆。而翁史美也乐得他这时节站在外面，因为没有庄稼的遮掩，零作坊看上去就不像个农户。为了免人生疑，翁史美买来两匹马，由王爷放马。

零作坊的生猪来自附近的几个农庄。卡车司机李公言去收购时，要比正规的冷冻厂收购的价格每斤要高出一毛钱左右，这样，养猪户从每头猪身上，能获得比给公家多出的20块钱左右的利益，所以零作坊在猪源上从来没有枯竭过。养猪户愿意把猪卖给他。零作坊每天屠宰生猪在五六十头左右，节假日时多一些，而生意最冷清的时候也没有低于20头的屠宰量。同大多数黑屠宰场一样，它们在宰完猪后，不停地给猪注水，直到它又扬开四蹄，宛若复苏为止。被注过水的肉不唯分量增加了，而且肉色看上去鲜嫩，买者趋之若鹜。

翁史美的屋子只要是在夏季，就要在床头摆上一瓶花。这种紫色的野菊花在田间沟谷都可见到。它的花瓣柔细而均匀地散开着，呈伞形，很像光芒四射的太阳，因而也有人叫它“太阳花”。这花很耐养，十天半个月也不凋零，精精神神的，散发着一股极淡的馨香，耐人寻味。翁史美躺在黑暗中的时候，如果她睡不着，就探过头去嗅花香气。那一朵一朵的花温柔地抚弄她的脸颊，使她的内心泛滥起一股浓浓的柔情，她就迫切地想听听孟十一的声音。零作坊是联通网覆盖的地区，因而能用手机。翁史美每隔一周若是听不见孟十一的声音，她就会心慌意乱，无缘无故地和屠夫们发脾气。她骂王军的次数最多，因为王军不识时务，总是在她情绪最为黯淡的时候与她开玩笑。翁史美在骂人上非常“生猛”，什么都骂得出口。不过她骂过人后，不出半小时，又会和颜悦色地与人说话了。翁史美的身上聚满乌云的时候，从来没有下过绵绵细雨，她倾泻的永远是暴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当你被这暴雨浇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她已经云开日朗了。

翁史美与孟十一通话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孟十一就是创造了零作坊的制陶艺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彼此也未通过书信、未传递过任何照片，但翁史美通过电话交流，已经渐渐地熟知了孟十一。他那低沉而轻柔的声音就像滴滴血液一样，使先前只有骨骼

形态的孟十一，在她的眼中变得血肉丰满起来，可感可触。她在深夜时，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在翁史美的心目中，孟十一是个又高又瘦的人，他应该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这通常是做事绝不拖泥带水的男人的脸型——刚毅、不喜欢给自己留有退路。他的眼睛，应该是那种时而温柔如水，时而又冷峻如冰的。他的鼻子，想必是那种高而直的，而不是肉肉乎乎的塌鼻子。至于他的嘴，一定是比较宽阔的，因为一种极富磁性的声音是不可能从一个狭窄的嘴中钻出来的。在翁史美的想像中，孟十一的脸是微黄色的，因为他常吸烟和熬夜。但他的皮肤不会粗糙，应该像上了釉的瓷器那般细腻光滑。他的身上，还应该长着一些星星点点的痣，因为他是个生性爱好花纹的人，他的皮肤不可能缺了痣的点缀。

猪的嚎叫声非常凄厉，翁史美把门窗关严，打开手电，从床下提上一只竹筐箩，仔细看里面所盛的陶器碎片。它们形态各异，有的菱形，有的方形，有的椭圆形，更多的是三角形。它们在色彩上也是繁杂多变的，紫红色、古蓝色、墨绿色、土黄色，所有的色彩都偏于凝重的基调，绝少见那种过于跳跃和亮丽的色调，如水粉、橘黄、天蓝和嫩绿。有的碎片上残存着花纹，能看到剑一样的兰草叶、像人的眼睛一样的鱼、朴拙的古钱币、栖在树上的鸟。当然，这都是些体积较大的碎片。那些小的碎片，只是偶尔能看到一些线条，因为它不知是从何处断裂下来的，所以那粗的线条你就不知道是不是花的枝蔓或者是鱼的脊骨，而那细的线条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谁的发丝或者灯笼垂着的穗。这些碎片是翁史美从零作坊的各个角落搜罗来的，她觉得它们太有吸引力了，正是这些碎片，激起了她和孟十一交往的欲望。她在抚弄陶片的时候，能听见碎片的声响，仿佛它们拥有生命，在嘁嘁嚓嚓说话一样。

翁史美是从加油站的吴方那里得到孟十一的手机号码的。她谎称自己捡到了一些原主人留下的贵重物品，想亲自通告给他。吴方就毫不犹豫地把号码给了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